



郭荐，字舒之，号帘青居士。他不仅诸体兼善，书法作品屡次入选全国大展并荣获“兰亭奖”，更在绘画、篆刻、诗词及收藏领域均有深厚造诣。

与古为友养风雅 ——郭荐的“帘青”时光

文/本报记者 李莎莎

图/本报记者 刘冰

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，我们总在寻找一方能让心灵栖息的角落。而对于书法家郭荐来说，他的世界，早已在名为“帘青堂”的工作室里静静生长。

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（唐·刘禹锡《陋室铭》）这间取名“帘青堂”的工作室，像是被时光精心收藏的秘境。门外是钢筋水泥勾勒的现代轮廓，门内却是林立的书架，错落有致摆放着典籍、古印、铜镜与老瓷。踏入其中，仿佛瞬间完成了一场从喧嚣到宁静的穿越。

在这里，郭荐执笔凝神，纸墨间流淌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一体之境的追寻。他相信，艺术的至高之处，从不在于某一技法的精熟，而在于一个人内在世界的广博与深远。

从痴迷到“四全”：一场艺术的修行

风雅，不是一蹴而就的气质。它始于熏陶，成于痴迷，最终固于系统的修炼——郭荐的艺术人生，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。

家学是他艺术的起点。在二祖父郭影秋的诗书氛围中长大，他从小耳濡目染，文人的情怀如种子般悄悄埋入心田。十五岁就读师范时，一堂书法课，让他初次感受到笔墨之间的韵律与力量，从此，再也无法放下。

工作之后的郭荐，对书法的热爱几乎成为一种痴迷。他常常练字至深夜，满地铺满写就的纸张。没有练习纸，就用报纸替代；纸张用尽，便以水为墨，以地为纸。那种源自生命本真的执着，仿佛一场静默的燃烧，为他日后漫长的艺术道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。

1990年，郭荐考入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，从此步入系统学习的阶段。在这里，他不仅精研篆、

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，更在篆刻中找到了另一片天地。也正是在这里，他确立了“不求一绝，但求四全”的艺术理念。

这一理念，源自潘天寿先生所倡导的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全面发展，与郭荐内心对完整的艺术人格的追求不谋而合。“一个书法家如果只追求某一项的极致，那他就只是一个工匠。”他说。在郭荐看来，艺术如同金字塔：底座越宽广，塔尖才可能越高。

自此，他的创作进入全新境界。作品屡次入选全国大展，诸体兼擅，并先后荣获“兰亭奖”等重要奖项。他持续在绘画、篆刻与古体诗创作中探索，学者冯其庸先生曾称赞他的墨梅“很雅”——这简短二字，正是对他“四全”之路的最佳印证。

从痴迷书写的少年，到学者型艺术家，郭荐的风雅，是在日复一日的“博”与“专”之间，被慢慢“养”出来的。

艺术即人，养气为先

当技法臻于成熟，什么才能决定艺术的最终境界？郭荐的答案清晰而坚定：是创作者本人的修养与格局。

“中国艺术的本质，是关于‘人’的艺术。”他说，“作品最终呈现的，是一个人全部的生命状态——你的学养、才情、志向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你如何为人。”

对他而言，每一次创作，都是一次修心的过程。他尤其推崇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·书概》中的观点：“凡论书气，以士气为上。”这里的“士气”，在他看来，是文人气、书卷气、金石气等多种高尚气质的融合，承接的是魏晋以来的人文风骨。

“笔墨终究是心灵的外化。心中有什么，笔下就会流露什么，这是骗不了人的。”郭荐说。这种清醒

的认知，也让他对当代书坛的某些现象保持反思。“如果一个艺术家内心空洞，即便技法再娴熟，作品也难脱俗气。”

因此，他将“养气”视为艺术修行中最根本的功课。他推崇孟子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的古训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身体力行。他笔下的梅兰竹菊，仿佛不是画出来，而是从心田生长出来的一般，带着清雅从容的气息；他描绘的樱桃，圆润饱满，仿佛不是来自泥土，而是源自心灵的滋养。

在郭荐的艺术世界里，每一件作品都是人格的投射，每一次创作都是心灵的修行。他相信，唯有持之以恒地涵养内在，才能在作品中呈现出那种高雅脱俗的“士气”，才能创作出真正“人品高洁、舍形取神、入古出新”的性灵之作。



郭荐创作、收藏的书画作品。